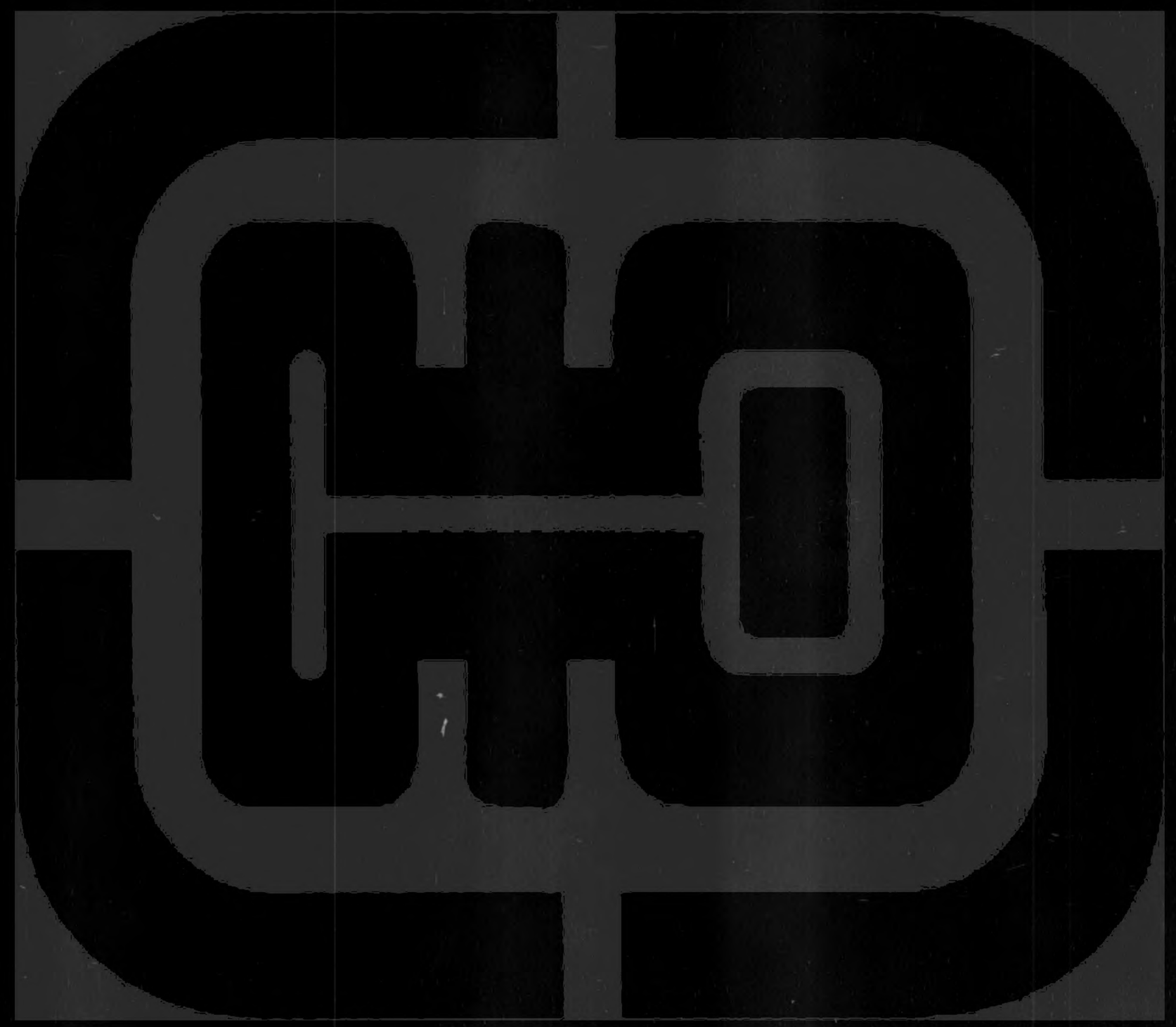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二

歐陽修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三十一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于蒲縣太祖遣夏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夏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

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初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謂太子年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眉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責臣尔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霑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

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
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
陰遣歡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
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
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
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劒逐
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劒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
陽爲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
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靴殺之彥威臨刑
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靴曰勉之公行自
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唐故內人景姹言當
彥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阬
瘞于龍興寺壯請合爲一冢而改葬之詔以故濮王爲首
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將軍
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
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
梁邸官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嚴
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
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

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
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叢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
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洺聞季述詐
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
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
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
謀出昭宗昭宗返正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
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
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
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

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
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
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
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
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
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
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
等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
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即位累遷戶部尚
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汴振謁見

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參見之乃常人尔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牓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一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詞虛實迪召公立閉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來忘發以兵巡兖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佗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大常卿太祖即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欲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安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以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

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己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己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鄆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鄆州留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丞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　太子太傅末帝即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讓闓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詣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殼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殼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廷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即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殼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廷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迪勞軍太祖見迪怒甚迪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

王備九錫太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采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即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位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弑何皇后因殺璨及文暉殘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工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人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即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留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冤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陰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以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子明宗即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興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政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

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晟之鎮京師民數萬
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
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
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
宮宰相崔胤謀返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
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
月朔未旦李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
分索餘黨皆盡昭宗聞外諠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
述誅矣皇帝當返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
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

鎖出昭宗御丹鳳樓返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
號扶傾濟難忠勇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
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
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
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
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劒鬬雞紗遺
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
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
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

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即
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為左衛大將軍末
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官者俱
見殺

王敬堯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
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堯逐代之即拜刺史敬堯為人狀
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為
鄰境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
敬堯不可下由是潁旁諸州民皆保敬堯避賊是時所在
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堯供饋
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堯沿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
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堯乃沿
淮積薪為燎爇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
堯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
祖即位敬堯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為王重盈養子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
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為宣
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
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將玄暉等有隙因譖
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

謀興後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燦等遣殺弑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及庶人友珪與廢帝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即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懼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與族自燔死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歐陽脩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爲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劒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臣國軍鄧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

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爲夾城攻
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
已破從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
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
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
性多猜忌屢殺諸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
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
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
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臣於李茂貞以
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朕待卿
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
背德但畏死尔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
乃劉捍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
責知俊不報以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
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
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
英於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以知俊爲涇州節度
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忌知俊功以
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軍節
度使使返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

然亦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樓繩斷建益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慘其聲以自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新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于沇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鎬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鎬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歸于

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征伐以功累遷平盧留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途劾節軍將張彥謀於其衆

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頲曰爲我作奏若復依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荅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

鄴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使之即召鄴還戒彥勿爲
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
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
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
乃遣牙將曹廷隱奉書莊宗莊宗又魏德倫以彥逼已遣
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
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
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
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
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
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洺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
都指揮使張温將五百騎救寶温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
晉遣温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
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
臨濮寶曰未決勝料勢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
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忌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
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

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
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
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
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
南面招收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孝梁事延孝具言末帝
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姦邪以入金多
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遣漢傑
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
以仲冬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
霍彥威以關西汝洛之兵掠邢洺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
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
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
梁兵雖衆分則無餘陛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
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
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備
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
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
蜀以延孝爲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

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
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
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
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
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
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
以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
充廂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
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召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
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僕遽相從反俛首郭公之
門吾爲都將獨不能咎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崇韜解
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益怒曰吾冒白刃犯險阻
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輒節度崇韜言其不可崇韜
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
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京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
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閬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
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即誅之繼岌不遣延
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
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屠蜀其謀畫出於郭公而汗馬之
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與我

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
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
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劍州
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
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
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
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巵徙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
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
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
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
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四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歐陽修 撰

徐無黨 注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黄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

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沇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恚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畎畝之間梁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易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忍晚年尤其全義

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奔洛縣道病還洛幸全義全義園避暑留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剸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所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尔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斸土捐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梁

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俠虢鄭滑河陽
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
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
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
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
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扶而登
宴觴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
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
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
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白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

加拜全義太師尚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
禮物不具因改用來年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
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
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斷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仇敵
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
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
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忽然曰
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
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管殺監軍者天下冤之
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

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滹池鎮有罪亡去爲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謙以爲子太祖即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弑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勍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破之追至白逕嶺夜秉炬擊之懷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

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真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臣于梁而不絕晉也貞明六年友謙遣其子令德襲同州逐節度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加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illegible]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爲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以苟官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爲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乂爲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群伶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從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

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
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
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
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
知爲何語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
友謙族誅天下冤之
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大
府卿駙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
甥爲宣武軍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
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
遇弒友珪立末帝留守東都以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
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軍則事可成末帝
即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至洛陽與
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其
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鄢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
急末帝即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
龍驤軍至洛而誅之乃偽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
不知所爲因告之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
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
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即馳奏言龍驤軍反象先聞之即引

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即位拜象先鎮南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軍諸軍事
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嘗
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
十餘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
其資數千萬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
翕然稱其爲人莊宗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
軍爲歸德軍自歸德之名爲鄉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
十一贈大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刺史義周世宗時爲橫
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
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飛龍州
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
五萬緡求爲眞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陸蕃界
中正辭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
衣帶自經其家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
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
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
之有聲求其同類尔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朱漢賓字續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爲軍校從梁軍戰
歿于清口漢賓爲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

爲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兖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
黥隻鷹于其頰號鷹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
號落鷹都以漢賓爲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爲朱落鷹
漢賓事梁爲天威軍使壁磴滑米亭曹五州刺史安遠軍
鄧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爲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
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
舞莊宗懽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
在梁也與朱友謙俱爲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
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
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爲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爲莊

宗所厚惡之以爲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
相爲婚姻由是復得爲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爲
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爲將未嘗有戰功而臨
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
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梁太祖以事坐徒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爲軍巡使又以其
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爲美人凝爲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
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爲徐州刺史梁太祖
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太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

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爲薄太祖怒思安因以得罪死遷
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
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
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
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
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
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
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在以凝爲招討使軍于
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
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人惡已屬凝京師無備

乃遣張漢倫馳駙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
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
凝奏故梁要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
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
人景進納賂劉皇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
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
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
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
丹凝軍尾槁閑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
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

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即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留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亳安二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留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尔居晉陽之南鄙久矣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使

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京師未至拜武勝軍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將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唐

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
爲殺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
遷宿州團練使安州留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
病者父母有疾置之佗屋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
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稍革寵爲右神武統軍應順
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
累遷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
鐸鏤其姓名於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焉鞍莊宗拔
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
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
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十四思鐸在陳州
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
陳州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

歐陽脩撰

徐無黨注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寧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爲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

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擾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平志也在禮即自稱兵馬留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留守興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剌等拜於馬首拽剌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洺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儁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誅友珪以功拜洺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留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勍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揔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奠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在禮反彥威別討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衆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況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阬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

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
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
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
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
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
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羣
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
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
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仇之時彥威乃止明
宗即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

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丙箭為賀明宗賜丙
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衆以傳箭為號令然非下得
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
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
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為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
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劒從之榛棘間以免彥
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
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為
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
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呂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

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兖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闘軍稍遷新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賜姓　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戍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高知溫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晊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惠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

魏軍由此作亂刼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猒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刼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皇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繫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即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紿曰騎

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即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殆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棄間有窺覦之意謂其司馬李沖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沖曰今天子尋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沖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無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疋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伍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二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乎邪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都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成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比招契丹契丹遣兜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兜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也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

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槖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苻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誚契丹契丹遣數遣使至中國求[illegible]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德於大震而契丹彩裹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及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

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及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屬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聚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川花木獻衍請衍東游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劒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酣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留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隴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留守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

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弁其
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
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鄧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
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
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
罷重誨群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頗解
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
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又從上黨建立怏怏不得
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傅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
自詣京師闌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讒
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下作好事豈獨重誨譖汝邪賜入奏
藥而遣之發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
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
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官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
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
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
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
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賓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

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
剽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
軍節度使從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
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
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有輿出迎太祖怒
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
客次以候見而吏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
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
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
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
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
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
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
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
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
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顧指之間而文
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延君臣亦
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
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

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寘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主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兵反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死其弟澄亦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御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

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貧我福言安國且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即隨而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將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性本果烈而奉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即閤中錦繡衣行父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笑曰錦衾衣爛芍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賞沙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歷華坊爲沙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賞襲善槊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宋弑及從孫州以先登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沙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今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剥斂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

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康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記卷第四十六